



書叢學自年青

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

錢亦石著

生活書店發行

書叢學自年南

地民殖半到降樣怎國中

著石亦錢

行發店書活生

售經總店書華光

青年自學叢書
中國怎樣下降到半殖民地

著者	發行人	發行者	總經售
錢亦石	徐伯昕	生活書店	光華書店
		上海重慶	大連烟台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大連第一版

No. 20. D. 1—2000

序

我寫這本小冊，正是侵略者在中國加緊壓迫的時候，也正是救亡運動在全中國繼續展開的時候。

我們要預測未來，就得明白過去。我們想使中國跳出半殖民地，就得明白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

三年之前，我曾經擔任過大學的近代中國外交史。其實，中國到了近代沒有外交史，祇有「喪權辱國史」。或者從對方面來看，也祇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這內面，充滿了陰謀，充滿了罪惡，充滿了血淚，充滿了吼聲。

我從那時起，便想寫一本通俗化的小冊，敘述鴉片戰爭以來的「史實」，讓讀者知道中國丟掉了一些什麼，帝國主義搶去了一些什麼，爲中華民族開出一張「總失單」。這本小冊寫成以後，可說把這一點心願做到了。

爲節省讀者的腦力起見，所以這本小冊用「故事體」來寫。在內容上注重趣味化；在形式上又盡量避免單調，有對話，有讀書劄記，有少數人的「集體研究」，有廣大羣衆的「公開討論」，甚至有工作報告，有會議記錄，而以「集體寫作」的論文結束全書；使讀者不僅明白「史實」，並且在實際活用上也多得一種參考。

可是，受篇幅的限制，有很多的材料不能收容進去，不免貽「掛一漏萬」之譏，又我在執筆的過程中，斷斷續續的病了幾次，以致時寫時停，延期出版。這是應該向預定的讀者道歉的。

假使這本小冊，能喚起一般青年朋友的注意，在救亡運動的洪流中有涓滴之助，那就算有意外的收穫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殷東風雲緊急之日

目次

第一章	不堪回首話當年……………	(一)
第二章	誰敲破中國之門……………	(一九)
第三章	強盜們成羣結隊的來了……………	(三四)
第四章	東方的黑花臉上了台……………	(五〇)
第五章	侵略者的天羅地網……………	(七〇)
第六章	又一次首都淪陷……………	(八三)
第七章	木屐兒獨霸東亞……………	(一〇四)
第八章	睡獅從酣夢中醒了……………	(一二四)

第九章 五年來的血債……………(一四)

第十章 中國能跳出半殖民地嗎……………(一五)

第十一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一六)

第十二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一七)

第十三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一八)

第十四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一九)

第十五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二〇)

第十六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二一)

第十七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二二)

第十八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二三)

第十九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二四)

第二十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二五)

第二十一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二六)

第二十二章 中國之對外關係……………(二七)

目次

第一章 不堪回首話當年

「夏天的中午，火樣的熱。」

醒華汗淋淋的從外面跑回來，一口氣的奔進他的臥室，把頭上的帽狠狼的丟到床上去。

「華兒！回來了嗎？」母親從隔壁聽到聲響，就問。

「哦！」

「這麼熱的天氣，一早就跑出去，成天的鬧什麼……」

母親帶着慈愛的口吻，嘮嘮叨叨的責備醒華，但這沒有引起他的注意。當時，佔據了他的神經中樞的，卻是另一個問題；那個問題使這個年

紀剛剛十七歲，又活潑又熱情的初中畢業生感受十分的苦惱。

原來，醒華是參加救亡運動的，在放了暑假以後。差不多每天都往外面做宣傳工作。儘管從這裏跑到那裏，忙得「不亦樂乎」，累得透不過氣；然而祇要聽他宣傳的人們，鼓鼓掌，或者點點頭，他的全身上的疲勞，就立刻消逝了。

不料這天早上不湊巧得很，他到趙家表伯那兒去，照例把「話匣」打開，未講到三句，這位傲氣凌人的表伯，便帶着幾分教訓的語氣對他說：「什麼救亡不救亡，有人救也是亡，沒有人救也是亡，中國總逃不掉亡國的厄運。……」醒華聽了這一套「中國必亡論」正要同他辯駁，表伯卻不等他開口，就接着說：「不過，我們在亡了以後，還是可以光復的。中國在元朝亡了九十年，朱洪武便把元朝打倒；中國在滿清的時候，也亡了二百六十幾年，辛亥革命又把滿清推翻；這都是歷史上千真萬確的事實。」

『大家起來救中國，不讓中國亡，那不更好麼？』醒華忍不住，反問了這一句。

『醒華！』趙家表伯又開口了。『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的人心，是最壞不過的！從前人家罵我們『一盤散沙』，現在比『散沙』更不如：你忌剋我，我暗算你，已爲普遍的現象；甚至同胞殺同胞的內戰，也沒有一年停止過。你想：人心壞到這步田地，不到國亡以後，還能夠覺悟嗎？……』

無論醒華如何辯駁，而趙家表伯總有話來應付，並且上下古今，滔滔不絕；關於歷史上的事實，醒華聽了簡直摸不着頭腦，更沒有話來駁倒。

在這時候，醒華氣極了，忽然口中溜出了這麼一句：

『依照表伯新發明的『中國必亡論』，我們今後不是沒有出路麼？』

「哼！出路？」趙家表伯用不耐煩的語氣回答。「老實講，中國是沒有出路的，至少是像我這樣的人看不到出路在那裏？這不是什麼偏見，而是歷史先生注定我們「命該如此」！」

醒華越聽越氣，再也坐不下去了，便舉起腳步，離開趙家。他認為今天第一次喫敗仗。

這是醒華感受苦惱的由來。

醒華在家裏休息一個鐘頭以後，氣也平了。他回想到趙家表伯的開口「歷史」，閉口「歷史」，把許多問題都推到歷史身上。又想到自己在初中學過的歷史知識，太簡單，太淺薄，甚至有些地方太糊塗，不夠應用。假如過去多懂得一點歷史，今天決不會在趙家表伯的面前喫敗仗，就算不能折服他，至少總可微引歷史上的事實與他抗辯。醒華一想到這裏，就記

起馬家的老頭子來了。

馬家的老頭子，現在已有九十多歲。他不單是讀過很多的歷史書，就是憑他一生的閱歷，也可寫成幾厚冊像「回憶錄」之類的東西。醒華很高興他，他也瞧得起天真可愛的醒華。這一對「忘年交」在見面的時候，每每談得起勁。不過，醒華以前聽到老頭子口中的「掌故」，祇當作耳邊風，不大留心研究；這次他碰了趙家表伯的釘子，覺得歷史知識是寶貴的，而老頭子口中的「掌故」，更是活鮮鮮的歷史，更是一切書本上尋不着的歷史知識。因此，醒華便跑到馬家去，向老頭子請教，彷彿喫敗仗的戰士去求救兵一樣。

「小朋友！你的救亡工作，幹得怎樣？」馬家的老頭子，一見醒華就來了這一句。

「活祖宗！」這是醒華平素喊老頭子的用語，「同許多朋友一起幹，

是有興趣的，不料今天碰了一次釘子！」

『什麼釘子？』

醒華接着把趙家表伯的意見說了一大堆，以後就向老頭子問：『歷史先生是否注定我們「命該如此」呢？』

『那有這麼一回事？』醒華聽了老頭子這句答語，抑制不住滿腔的高興，就在「活祖宗」的面前跳起來。

老頭子看見醒華這樣高興，自己也高興了，笑着說：『認為我們「命該如此」的人，簡單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讓這種觀點擴大下去，就是甘心做亡國奴。自己一個人甘心做亡國奴倒不要緊，又把責任同歷史先生的頭上推，這是誣蔑歷史，與歷史的真相不合，至多祇能說是亡國奴的歷史觀。』

『活祖宗！您是我的救兵！不，您是我的大砲！您是我的轟炸機！您

已經把「中國必亡論」打得粉碎了！」醒華一壁說，一壁跳，跳過後，又舉起手來，向老頭子行了一次最敬禮。

『小朋友，坐下吧，我的話還多着哩！』

『中國必亡論者，說我們「命該如此」。您反對中國必亡論，就是說我們的「命」不該如此。請您把中華民族的「命」重新「算」一下！』這是醒華坐下以後向老頭子要求的。

『要算中華民族的命』，老頭子的『話匣』打開了，『不能專看目前的「倒霉」，我們應該多翻幾頁歷史，固然不必從「幾歲行運」說起，但往昔曾「走紅」過，也是歷史上的事實。我這麼說，並非借往昔的「光榮」來掩飾目前的「屈辱」，不過叫大家記起「走紅」的故事，相信「倒霉」不是什麼「命該如此」，祇是暫時的現象而已。』

『您是否要大家回憶「漢唐盛世」呢？』醒華插了這一句。

「漢唐盛世」也是一「走紅」的故事裏面有聲有色的兩章。但我不想把話頭扯得太遠，祇打算從中國與歐洲人發生關係的時候說起。小朋友！你是否聽見過馬可波羅（Marco Polo）這個名字？
「聽見過。那不是第一次從威尼斯（Venice）飛到遠東的一隻燕子麼？」這是醒華的回答。

「是的！馬可波羅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在十三世紀時到過中國，住了十七年。回到意大利後，口述在中國的見聞，有人替他筆錄下來，叫做馬可波羅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他在這本遊記中，把中國描寫得像天堂一樣，說到這，也是百萬，說到那，也是百萬，聽者都認為不大可信。因此，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百萬君』。然而馬可波羅自己卻聲明並未誇張，甚至認為有些地方（例如黃河以北各省）所描寫的還不到二十分之一。……」

醒華聽到這裏，現出驚奇的神色，於是打斷了老頭子的話，就說：

『活祖宗！請您把馬可波羅描寫中國的實例，舉出一二個來。』

老頭子隨手在書架上拿了馬可波羅遊記譯本（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翻開給醒華看，且告訴他，『這是描寫北京的。』

『……皇宮從北城一直伸展至南城。中間僅有一空院，爲貴人與禁衛軍往來通過之地。

周圍有一大理石牆圍着，約兩步寬。……牆的外邊裝有美麗的欄杆和柱頭。……凡大殿和房間的各方，都飾以彫刻和鍍金的龍，……屋頂的裏面佈置得金碧輝煌，畫圖滿目。（一三二

——一三三頁）

『汗八疏（北京）城內以及環繞十二張城門的十二近郊，居民的衆多與房屋的稠比，非想像所能知其梗概。……凡世界各處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都來集於此城；尤其是印度的商晶，如寶石，珍珠，藥材和香料是。……此處出售的商品數量，較其他任何地方爲多；因爲用馬車和馱馬載生絲至此處的，每日不下一千起；金絲織物和各種絲織物，有極大量的製